

■ Betty 提到行內急需需要調校廣彩色粉的公式。

廣彩工藝師將未經上色及繪畫的素色瓷器稱為「白胎」，如白紙一張，任由工藝師利用色彩給瓷器賦予靈魂、陶造新生命，不同的時代、不同的師傅親手在白胎中刻畫、記錄屬於「當下」的故事。廣彩製作技藝於2008年被列入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」，但它在香港並沒有高傲的姿態，反而繼續平實地活在大眾生活中。然而，即使廣彩的技藝找到最佳接棒人，還是要面臨失傳的命運。  
採、攝：陳苡楠

## 港鐵尖沙咀站

和尖東站交匯處的K11購物藝術館外每天都熙熙攘攘，相信途人不難被早前的「賽馬會『傳·創』非遺教育計劃」周年展覽所吸引。展覽展出由本地來自不同背景的學員創作的逾500件本土作品，它們都糅合了研究、教育和活化三大元素，延續了香港其中九大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奇，當中一項就包括了廣彩製作技藝。有別於傳統的廣彩瓷器，本次展覽顯得分外創新和個性化。

### 計劃推動變「潮」

廣彩製作技藝大師何廖綺玲(Betty)在這個計劃中夥拍當代藝術家嚴惠蕙(Florence)，帶領一些中學生，穿梭於昔日傳統廣彩製作與當今世代，不單將工藝的知識與技巧傳授，同時也在過程中，讓學員認識廣彩的歷史背景，一同為廣彩的未來尋覓新的路向。「很多人覺得廣彩製作是夕陽行業，逐漸式微。但是我們並沒有這樣認為，因為香港人一直都有靈活變通的能力。」Florence舉例，過去因為廣彩的物料，而再無法出口的一些器皿，後來成功被轉換成花瓶或者燈座出口出售。同樣，本次帶着學員一起創作，為廣彩找到了突破口，不但沒有收窄廣彩的可能性，甚至帶動廣彩這個手工工業變得越來越「潮」。

### 聯繫時代脈搏

「最吸引我的是廣彩和香港的關係。」Florence發現廣彩的內涵分別來自不同方面，它的藝術形式和傳統固然重要，她還提到，隨着歷史的長河一路流動，上世紀的人口也在變化，部分內地的廣彩師傅遷到香港，然後落地生根。他們在廣彩製作的時候，慢慢將眼前香港的特色、元素和生活細節滲透在瓷器之中。「我對這段歷史很感興趣，從中我更深入了解到自己出生的地方。」Florence認為英治時期的香港有很多帶本土特色的生活和文化，是大家共同擁有的歷史，所以香港的廣彩很容易讓人找到共鳴感。

不少人對廣彩的背景並不陌生。內地景德鎮自18世紀初已經開始有瓷器，後來輾轉帶來香港，業界承載了一股「中國熱」，深受當時來自西方國家的人歡迎。彩瓷不但是當時的貢品，也成為出售到其他地方的外銷瓷。Betty提到，過去很多外國人喜歡訂製廣彩瓷器，當中的「紋章瓷」能夠表現家族地位和身份；「觀賞瓷」較多刻畫風景和宗教信仰的象徵，往往跟生活息息相關；「嘜頭瓷」大多用來紀念當時所發生的事情。「用廣彩的風格和技巧去畫香港彩瓷的時候，廣彩的用途被發揮得淋漓盡致。」Betty續以實用的「嘜頭瓷」為例，它經常被餐館、酒店和茶樓所訂購，因為瓷器上會畫有一個地方或者機構的商標，便於辨別性質和品牌。而這個概念後來亦被一些商業機構所採納，例如是迴轉壽司的餐廳，裏面的碟都用顏色來區分價錢，這種做法對於人們來說都是熟悉的日常。



■ 計劃帶動廣彩技藝工業變得越來越「潮」。



■ 廣彩製作技藝大師何廖綺玲(左)和當代藝術家嚴惠蕙。

## 包容精神DNA

近幾年Betty到一間設計學院任教，學生的畫風也很貼近現代的生活狀態。她舉例，有同學在瓷器上畫長洲的搶包山、麻雀的牌局、飛行器等，將生活精彩的部分透過廣彩表達，無論是觀賞還是使用彩瓷的人，都能通過觸感和視覺觀感跟畫家形成交流。

「包容的精神是廣彩的DNA。」Florence提到廣彩當年出海到商埠的時候都是在回應世界各地的需求，到了今天廣彩吸納和迎合新事物的胸襟依然存在。

被問到傳統和當代之間應如何取捨，Betty雖然相當贊同Florence的見解，卻提醒喜歡學習廣彩技藝的人即使刻畫的內容能夠貼近生活，也有相當大的自由度，但不能「無根」地去做。「我怕年輕人飛得太快，我要讓他們必須打好廣彩技藝的根基。」Betty提到廣彩裏面有一個工匠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，因為它是科技無法替代的，而且它屬於人與人之間的傳承，她希望學員可以在廣彩技藝中首先體驗到這種精神。同時，Betty亦希望學員能夠肩負傳承的責任。「廣彩不應停留於一個階段，我們能夠將技藝交給另一個人，再接着傳下去，這樣才能變得精彩。」Betty說。

# 陶造新生命 廣彩匠人心



■ Betty(前排右二)及計劃中學員的合照。



■ 以「愛麗絲夢遊仙境」作為主題的廣彩瓷器。

■ 有別於傳統的廣彩瓷器，本次展覽顯得分外創新和個性化。

■ 除了一般的廣彩瓷碟，展覽還展出了學員創作的瓷勺。